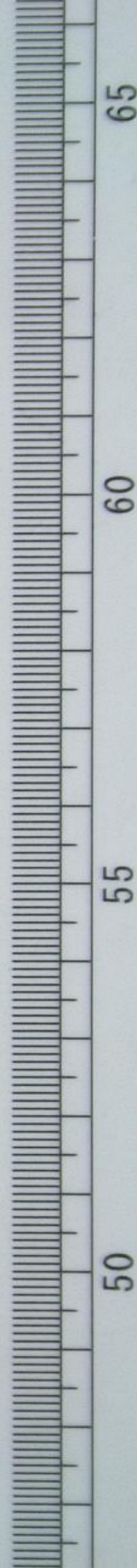


格物餘話

三

113
907
3



4 13
907
3

松
知
存
活



益軒貝原先生傳

天正十五年二月
花房仙太郎氏寄贈

先生諱篤信。字子誠。姓貝原氏。初號柔齋。後稱損軒。又改益軒。筑前人。世臣福岡侯。黑田氏。父利貞。號寬齋。母緒方氏。以寬永七年。生先生于福岡城中。兄弟四人。先生為季。為兒不喜戲嬉。七歲始讀書。十四歲讀醫書。略通藥方。且好讀佛書。仲兄元端。授四書句讀。為言其非。先生悔悟。終身不復手佛書。明曆丁酉。奉侯命遊京師。從松永尺五山。寄闇齋木下順菴。諸公而學焉。日夜刻苦。允三年。侯喜其力學。賜以時服。且加俸祿。寬文乙巳。著

益軒先生傳

傳

一

易學提要。讀書循序。初先生頗喜陸王之學。及讀學部通辨。質諸尚書論語。而深悟其非。盡棄舊學。敦崇洛閩之學。在京聞父計。慟哭不食者二日。先生爲人和而不流。遇事閭閻辨論。嘗在執政坐。會論某祠二祝爭訟事。執政素善一祝史。先生直云。曲在某。雖主所善。神必不享也。聞者嘆服。一日先生入城。塾生與鄰家藩士儉從。角力園中。誤折所愛牡丹。俱見怒。就鄰家主人謝罪。先生笑曰。僕種牡丹欲樂也。豈欲怒哉。人服其量。八年八月。增賜食邑。廐橋候世子。酒井忠明數招先生聽講。天和元

年春。食邑饑。先生發倉賑之。是歲著自警編。又選朱子文範。近思錄備考等書。二年七月。承侯旨。接待朝鮮聘使于藍島。人見友元聞先生之風。因廐橋候請見焉。一見如舊。交誼日篤。三年十一月。元端病熱嗽危殆。諸醫投窮。先生深憂懼。徧閱諸方。偶得襲氏治嗽之方。投劑。立有效驗。不累旬而愈。秋月疾。福岡侯別封黑田某從先生學。其他搢紳諸公。接遇甚厚。九年。賜別墅於紅葉原。增賜食邑。嘗自京歸藩。取路海上。同船數人。中有一少年。意氣傲然。解說經義。先生默然竦聽。已而達岸。各告姓名。少

年於是始知爲先生。大愧不告其名而去。正德三年丁二月。室江崙氏沒。氏名初字得生。號東軒。頗涉書史。有叔行。先生家道之盛。其助爲不少矣。先生嘗著用財記。以訓其子曰。某歷事三君。凡四十有餘年。役東都者十。二。遊京師者二十四。行長崎者五。周遊諸州及封內者。不可勝數矣。耗費可知。而未嘗受人之助。此皆某平生節儉。無他嗜好之所致也。汝等宜深思焉。又曰。某稟氣薄弱。常恐不免夭札。嘗抄出古人之言。資養生者數百條。以自攝。其所以得保耆艾之壽者爲此耳。先生讀書

必自抄錄。積至七十餘卷。名曰古今知約。後又頗疑程朱理氣之說。著大疑錄云。四年八月二十七日。以疾終于家。時年八十有五。乃賦二絕句。其畧云。存順沒寧雖不克。朝聞夕死豈爲悲。又云。八十五年爲底事。讀書獨樂是生涯。國制必使浮屠臨其葬。誦經唱偈先生晚年自製棺。豫爲喪備。戲寺僧曰。吾不落子手也。及葬。僧不敢誦經。但拜跪柩前而退。子重春繼家。實仲兄元端次子。先生養以爲子云。

論曰。先生博學強記。和漢之書。無不窮綜。其著述之富。

與羅山白石相頡頏。裨益天下後世。匪淺鮮也。獨恨晚年疑程朱之學。使護園之徒。以為口實。所謂大醇而小疵者。非耶。

安中城主板倉勝明子赫撰

格物餘話

筑前 貝原篤信子誠著

鄒浩有謂曰。人間世之樂。有能易讀書者乎。篤信謂自黃帝迄今。四千餘歲。自神武帝至今。二千餘年。其間倭漢天下之治亂興亡。人物之賢否履歷。著見于史書者。一者過之。則恰如躬親徑歷於其時。似有長生之樂。且諸子百家之載籍浩瀚。其所記萬端。玩覽之。則悅我心目。而其樂無窮。陶元亮之讀山海經詩。以覽觀周王傳山海圖為樂。與如今泛觀於歷史。博通

於古今其樂孰爲多乎哉。

古人一事不知以爲深耻。蓋學者於格物致知之功。博學廣聞之事。其及用力之久也。豈唯於日用倫常之道。人身性情之理。無所不通而已乎哉。抑於天地之間。其所見所聞。萬事之理。皆逐一貫通。無所不知。無所疑惑。則其樂豈有窮乎。是博學之功。所以可貴也。莊子曰。爲善無近名。爲惡勿近刑。言爲善者。固可著實。不要近名。苟爲近名。則虛僞而已。不關自家受用之事。爲惡勿近刑。言爲惡是近刑之道。勿爲惡而近刑。

蓋莊子之意。非謂擇不近刑者可爲惡。是謂惡必不可爲也。蓋爲大惡者。必遭刑。爲小惡者。雖或不遭刑。亦不免爲近刑。所謂惡雖小不可爲也。宋儒之說。固與莊子之本意戾。而林希逸註。亦未能說出莊子之本意。夫老莊之說。固與聖人之道年異。然而論之刻薄。而與彼之本意不合。則使學彼者不能心服。須隨彼之本意而排斥之。

草木子曰。大抵人則女麗而艷。禽則雄絲而文。篤信謂此說不然。天地之道。陽剛陰柔。剛者常實而豐。柔者

常虛而歛。是以陽全陰半。故人生男子。端麗而豐美者。常多。女子則否。而女子之不大醜者。以粧飾而已。如禽鳥亦雄美而雌否。唯鷹鷂雄柔小雌剛大。爲異爾。

月之出沒。大率逐日以四分爲進。故計之之法。以四乘日數。每日以酉爲初。朔日至十四日。月之出。皆在晝時。人不能見其出。故只可計其沒。十五日以後。月之沒。皆在晝時。故人不能見其沒。只可計其出。知月沒。二日酉八分沒。三日戌二分沒。以四乘三。而自酉後。得一時二分。則可知戌二分而月沒。四日戌六分沒。以四乘四。而得一時六分。則戌六分而沒。餘倣之。知月出。十五日酉初分出。以四乘十五。而得六時。是自卯初計之。而到申終。得六時也。乃知申終酉初而月出。十六日酉四分出。以四乘十六。自酉後得四分。便知酉四分出。餘倣之。然是又世俗大率之臆度而已。月之出沒。隨時而有遲速。不可一槩而定也。嘗聞之於耆老。人方起卧而伸其足時。或有轉筋之患。而不能安其身者。有豫治未病之術。平日不拘坐卧。

與晝夜時時令兩足大踮指緊緊屈伸頻頻常習慣如此則終身無轉筋之患雖既轉筋時亦行之如此則有效或列公會坐久而起則足痺而不能立床至顛倒者亦有之將起之前豫屈伸於兩踮指如前所言則亦無痺痛顛倒之患

山海經曰君子之國其人衣冠帶劍淮南子曰東方有君子國後漢書曰東方有君子不死之國今本邦之人以後漢書爲吾邦稱君子國之據不知前乎此淮南子既稱之

吾邦人之作文字也讀之不能無顛倒雖古昔以儒業鳴世者亦徃徃有此病蓋國俗之誦書也不能逐字隨聲音而讀下常襍音與訓頡頏飛躍自下而上逆行而不順是以不知連文字有布置次序且不諳者焉哉乎也等之助字故迨作爲文章雖老師宿儒布置處字之間不免有顛倒錯亂豈非習而不察乎作文者不可不稽古而熟察精詳凡本邦之學者古來徃徃不能用心精詳可以爲歉蓋常傷於粗也

倭音五十字本邦一切言語音聲反切無不出此者豎

橫並相通用。苟欲通我國音語。須習曉之。小兒初學國字者。宜先習之。不要學伊呂波。蓋學伊呂波者無益。

舊事記第十卷曰。總任國造百四十四國。篤信竊謂古昔日本有一百四十四國。而以壤地褊小。故漸漸并隸減之。然其大者。復逐世而割分者。亦徃徃有之。至嵯峨帝割越前置加賀。而後爲六十六州。此後無分割之事。節用集謂文武天皇御宇分六十六箇國者。誤也。

李義山作雜纂。是雖戲謔之事。然其中頗寓警世之意。其立意分類。與本邦清少納言之所著書相似。李義山之後。有二續有三續。其說益至乎鄙俗。又猶清少納言之後。近世有倣彼而續作者。而甚鄙俚不可見。文選二十七卷。沈休文早發定山詩。山櫻發欲然。注櫻果木名。花朱色。如火欲然也。篤信謂本邦所謂櫻花。非朱色。只帶微紅而淡。且其子不堪爲果而食。決是別物。中華之稱櫻者。定是櫻桃之類。與本邦之櫻不同。余昔年遊長崎。問之於閩人何清甫。何清甫曰。中

華無櫻樹之如本邦者。篤信又嘗見朝鮮之客舩以櫻樹作蓬柝。問之。韓客曰。二三月開淡紅白花。可愛。賞名之曰奈木。是爲本邦之櫻樹也。不可疑。日本朝鮮俱有此樹。而中華無之。亦可爲異。此花極艷麗絕倫。中華若有此花樹。可必愛賞發于歌詩。然未見稱譽之者。則絕無可知而已。

凡損傷於身體。閃挫於腰脚者。苟用艾火灸。則服藥不效。此言出乎醫書。自試誠然。不可不知。

人身以氣爲本。血者氣之液也。故氣盛則血旺。氣衰則血亦隨而耗。氣盡則血亦竭。以何言之。人身有創傷。則其血出至于數升不止者。如衄血吐血下血。婦人產後亦然。至其氣一絕而死。則雖平生多血者。其血亦盡而無餘矣。試殺鳥獸。亦可知而已。故損其氣者。血亦耗。此非血者氣之液乎。或曰。如子之言。則人身唯可有氣虛之病。專補其氣而可也。又有血虛之病者何也。曰。是有因而然。有火動而損耗其血者。有勞心而血耗者。有生來血液少者。有因折傷跌撲吐血衄血下血。而亡其血者。是專損其血者也。是爲血虛。

之症。如此者用血藥而可也。然古人治失血甚者亦專補其氣。是血出多者其氣必虛。補其氣則血亦自生也。故醫書曰。血脫而補氣者。古人之法也。且夏月井水多。冬月井水涸。川流亦然。至冬月川流枯竭。往往看之。是亦陽長則陰盛。陽退則陰衰之理也。

莊子天下篇。誹墨子曰。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子也。夫東坡范增論。極誹議范增。然編末曰。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謝

疊山以爲是學韓退之。諍臣論末句。篤信謂東坡之言。抑揚褒貶。摸倣于莊子。可怪謝氏之論不及此。而只以學退之爲說者。何耶。

或問楚天胡天。其異如何。曰。是特言其人偶所居地上之天耳。在楚曰楚天。在胡曰胡天。非有異義也。

予自幼年。雖愛濃艷。未知綠樹青山之尤美。嘗自江戶歸鄉時。方當仲夏。所過青山綠樹甚可愛。勝于紅白繁華之地遠矣。初知繁華之不如綠陰。

楚辭。逐編考試之皆押韻。朱子音註。每章辨韻聲論叶

韻。有一篇一韻者。一篇之中。有二三章而換韻者。有每章異韻者。皇甫士安以屈原之文爲賦之首。是也。劉後村詠楊雄詩末句。枉被人書莽大夫。此枉字須爲楊雄自枉而看。故枉字在被字之上。蓋雄是失節者。枉道了。非朱子綱目枉書之也。凡讀書者。宜精察於文字之布置所在。

豈字。字書以爲非然之辭。篤信謂又有可爲疑問之辭者。文選鸚鵡賦。豈言語以階亂。將不密以致危。注呂延濟曰。豈自發問也。篤信謂論語八佾篇。哀公問社章註。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此類亦多矣。是不可爲非然之辭。可爲自發問之辭。

道山清話曰。人心動則目動。王介甫終日目不停轉。篤信常相人於衆人之中。亦間有此相。試之不可以爲君子。又古人曰。眼無守睛。不壽之相。篤信屢見有此相者。皆夭死。

篤信案五七言律詩。每句下三字。不禁連用同聲。中華律詩。下三字同聲者甚多。本邦之人不知之。徃徃拘忌者多矣。夫詩法出自中華。本邦何別有詩法哉。但

如絕句中華之人。用下三字同聲相連者極少。杜詩及蘇黃絕句中少有之。聯珠詩格中無之。本邦人又忌一句之中四仄一平者。中華人忌之。如本邦之人稱挾聲者。中華詩用仄韵句亦多有之。爾雅。邑外謂之郊。註邑國都也。本邦諸州有都城亦可稱之邑。國俗稱之。謂鄙之都。

集句者。摘取於古人之詩句。合成一首者也。世以爲集句昉乎王荆公者非也。晉傅咸始爲集句。自此以降。爲之者多矣。唯文文山坐獄中集杜詩。凡若干百首。其言世變人事。而述自己之哀情。循循有序。連綴結合之妙。如新制述者。可謂奇作也。

絕句第一句第二句。雖非前對。亦稱上聯。第三句第四句。雖非後對。亦稱下聯。見于唐詩訓解。

本邦之歌人所作和歌之警句。後人以此稱爲佳名者多矣。與中華之人。以僻性過失爲謔名者異。如初音僧正。奧石讚岐。浦廻內侍。異浦丹後。伏柴加賀。下萌少將。待宵小侍從。物加波藏人。薄墨神主。千鳥祐臣。日比正廣。是也。如中華詩人亦然。取其警絕之句中。

二字稱之者。如趙倚樓之類。是也。

觀本邦古書所記者。尊貴人有病。則往往賴僧巫祈禳而求愈焉。鮮有招醫者。蓋專延醫求療者。是後世之事。而富貴之家。今尚延僧巫而為禱請。不愛太費。是國俗信巫崇佛之故也。今海島遠裔。鮮有醫。有病則專招巫祝而禳之。雖有醫藥而不信。意是古昔之遺俗也。平壤錄記日本俗信巫。疾無醫藥。病者裸而就水濱。掬水淋沐之。面四方呼其神。誠禱即愈。今案如本邦邊僻。雖近世亦然。故異邦亦稱謂如此耳。近年亦京師有新巫。其術役氏之徒。入水洗沐。呼於富士淺間大菩薩。合掌禱於人病。病者及其家奴。亦有習此而祈禱者。雖隆冬祈寒時亦然。或有中寒濕而加病不起者。蓋寬文年中而始焉。是與平壤錄所記相似。今鴨川西濱為此業者多矣。然未聞他州亦有此新巫。

列子說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若何去此國而死乎。晏子曰云云。此與豐臣秀吉公之憂有死。而其侍談者諫之之語同。又源氏物

語若菜篇。稱如此人。彌存世而盡世樂。傍人可苦矣。是語亦相似。和漢古今。雖異域殊時。而其事不異。如合符節者多矣。

國俗錢千數稱一貫。又謂之百疋。近古射者以鳥獸爲賭。以錢十文充鳥獸一匹。故百錢爲十匹。千錢爲百疋。蓋以國俗稱鳥獸一箇爲一疋也。然馬一頭稱爲一匹者。自中華而然。如其餘鳥獸不可稱爲一疋。是國俗之誤稱也。

類聚國史百九十卷所載。桓武時崑崙人所攜來之綿種。與今所在異同未詳。本邦古者士庶不能衣帛者。皆以桑麻爲服。而無絮。寒月重袷衣。故方隆寒之時。苦難防禦。近古棉布自外國來。未有種子。服之者鮮矣。文祿年中始傳其種子入本邦。徧布于天下。地無南北。皆宜植之。人無士庶皆用之。爲布爲著。其利廣矣。其有資于民用。亞於五穀。今案本艸綱目及農政全書。木棉之種始出乎南蕃云。如秬米甘藷亦出于南蕃。亦利民用。

朔望行賀。和漢之所同。是以月初與月中爲重。誠其所

宜也。近世本邦以二十八日相賀。其禮與朔望無異。是古昔之所無。近世之習俗也。未知其所以行之由何故。又不知其所由起在何時。或曰。慶月之終也。或曰。用二十八日宿之數也。是恐附會臆度也。一說。足利將軍義滿之生日也。如唐玄宗千秋節然。此說或近是。

諸廟之前門。有稱闕神者。筑紫之俗。稱之爲門賓。其體貌。著衣冠。帶劔。携弓矢。而有防禦之象。每有二人之像。未審是何神。或曰。武內大臣與鎌足公也。予謂不然。武內錄足公二公。其位極顯貴。而有勲勞于王家。故後世尊之爲神。因幡筑前亦有武內大臣之廟。大和談山有錄足公之廟。並其威靈赫赫。不宜爲諸社之闕者而賤辱之。神道者流說曰。諸社闕神者。豐磐窓神。櫛磐間戶神也。

丸藥稱如梧桐子者。本州序例曰。以二大豆准之。時珍曰。梧桐子如胡椒大。今案二說不同。當以如胡椒大者爲正。今以梧桐子比之胡椒。其大相等。梧桐世俗所謂青桐是也。種其子。則易生易長。用之作器材而

可也。如二大豆，吞之則恐過大。今看梧桐子，比之二大豆，甚小也。

本邦以字韵分開合者，以東冬蕭蒸尤五韵爲合韵，上聲去聲與平韵對者亦同。如董送之與東對，腫宋之與冬對之類是也。以江肴豪陽唐庚耕清青六韵爲開韵，上聲去聲與平韵相對者亦同。如講絳之與江對，紙寘之與支對之類是也。江韻或以爲合韵，或以爲開合相雜。然玉篇江字爲居良切，字彙亦同。爲音姜。洪武正韵以江韵合陽韵，亦可據。然則江韵爲開韵無疑。

本邦上世無菊。故萬葉集不載詠菊歌。古今集助有詠菊之歌，源順和名鈔不載於砂糖。蓋夫時砂糖未來于我邦。下學集節用集旣載之，則三百年前所來也。老學菴筆記曰：砂糖中國本無之。唐太宗時外國貢至。自此中國方有砂糖。然則來於本邦，亦是可當于唐宋之間。如蕃椒，文祿年中豐臣氏伐朝鮮時，其臣庶自彼土初携來，故俗謂之高麗胡椒。如木棉種子，亦文祿時自外國來。烟草種子亦然。西瓜寬永末年

來如秋海棠。正保年中來。如椿樹。本邦初無之。寬文年中自中華來。檮亦椿類。是本邦素所有也。如蠟梅。茶蘭。千日紅。美人蕉。皆近年自外國所來也。

集詩者甚多。獨李攀龍之所輯唐詩選最佳。其所載風格淳厚清婉。且其訓解亦頗精詳。是可為諸詩集及詩解之冠。

水有四德。滋潤萬物。浸養草木。仁也。蕩滌垢穢。洗濯熱熯。義也。激湍搏擊。流而不息。勇也。流行無滯。靜止清明。知也。尸子曰。水之四德。其說恐未可為當。尸子曰。水有四

德。沐浴群生。通流萬物。仁也。揚清激濁。蕩去污穢。義也。柔而難犯。弱而難勝。勇也。道江。疏河。惡盈。流謙。知也。故愚之臆說如此。未知當否。

東國通鑑。元元貞二年。高麗王年六十一。術者有換甲厄年之說。故推恩肆宥。篤信謂本邦術者亦為此說。俗稱謂之本卦回。

爾雅翼曰。蛇字古但作它。上古草居患它。故相問以無它乎。篤信謂上古穴居而野處。草中穴裏。是蛇之所蟠居也。方此時。可畏者蛇而已。患蛇之害。其理信當如此。風俗通云。恙毒蟲也。喜傷人。古人草居露宿。相

勞問曰。無恙。愚謂恙蟲者可如蛇之爲害之類也。蓋上古與今世。雖世異時殊。然其草野岩穴之中。所在之蟲。類與今日所在當無異。不可別有一物害人者。然則古書所稱恙者。便是蛇之屬。爾雅翼所言。理當然。

古今醫統曰。醫十四科中。有脾胃科。而今亡之矣。自宋以來。止用十三科。篤信謂中華古者醫立十四科。其中有脾胃科傷寒科。惟最有理。蓋衆疾之中。此二病爲最大。脾胃之病。內症之最大者也。傷寒外症之最大者也。故非久精熟其治法。多歷視其病人。則不能察其症。施其藥。而適中其病。生起其人。是二病之所_上以尚有專門也。

上齊衰
恐行

人恐久

東國通鑒載宋雍熙二年。高麗所定五服給暇式。曰。斬衰齊衰三年給百日。齊衰期年給三十日。大功九月給二十日。小功五月給十五日。總麻三月給七日。是恰似本邦後世忌服之式。而日數較人矣。本邦上世。雖異母兄弟姑姪亦娶納。國史徃徃載而不諱。迨與中國通聘。漸知其非禮而改之。然至娶同姓。

甘雨亭叢書
十五
此風終未改。

高麗之習俗鄙野。嫁娶之事。雖姊妹亦不避。國王亦往。往如此。是爲夷狄之風。

本邦古昔之風俗。與三韓相同者多矣。此古者與彼邦通信往來不絕。故有所視倣而然乎。抑又有國俗暗與彼相同而然乎。按東國通鑑彼國俗之與日本相協者多矣。如娶姊妹。尚異教。信怪誕。使王子爲僧。王女及夫人爲尼。眩惑妖言。尊信髡者之言。造高塔。屢飯萬僧。足五服。給服式。守庚申。爲石戰。贈神祇勳號之類。何其倭韓相同如此乎。

魏銅雀臺遺址。人多發其古瓦。琢硯甚工。貯水數日不燥。篤信曰。本邦筑前大宰府。有都府樓之遺址。人多取其古瓦而作硯。其體質細潤。堅如石。與他瓦甚異。最可愛賞。近世人取而盡矣。今則亡。

本草綱目李時珍曰。草中有木。木中有草。篤信謂草中有木者。如牡丹迎春花雲實懸鉤子玫瑰花連翹之類。是也。木中有草者。如枸杞蔓荆棣棠花平地木佛桑花紫陽花芋藤蓂之類。是也。

朱子曰。文章輕重。可見人壽夭。不在美惡上。篤信謂豈
唯文章可見人之壽夭耶。見人之書字。其精神之強
弱。而亦可以卜壽夭。是亦不在書之美惡上。

楊升菴丹鉛錄曰。溫湯所在。必白礬丹砂硫黃三物爲
之根。乃蒸爲暖流耳。篤信謂豐後州鶴見嶽下有平
原。號鶴見原。一名石垣原。處處有溫泉而出焉。其地
中所有溫泉之地。白礬之氣薰蒸。里人開圃數日。礬
氣透土。時以錘聚其土煮之。如煮鹽之法。遂爲白礬。
爲貨鬻之。得利者多矣。以此可見非有自然礬石也。

世俗好造僞書。而爲古書者多矣。至于券契亦然。辨之
之法有三。一察其文辭之古今遠近。二觀其手跡之
古今遠近。三視其紙牋之古今遠近。執此三者。以試
其時世之遠近古今。則真僞無所逃矣。且文字之古
近。亦有一術焉。以水微浸之。以指摩之。古者遂難脫。
近者易脫。此其證也。

本邦上世民俗頑愚。不孝之子。多不封父祖之墳墓。人
稱之爲無墓。故後世謂頑愚之事。爲無墓者。此其由
緣也。出于寢
覺記。

甘肅亭書
著書與編書不同。著者自著作也。編者編輯於古書之所在也。

後漢書。韓康曰。此自老子與之。是以老子爲自稱。陳簡齋詩。從今老子都無事。是亦自稱也。

朝鮮人成文公慵齋叢話曰。日本人死。則以板棺坐而埋之。不封樹。而與平地無異。篤信謂我國上世帝陵在畿內者。甚高大如山岡然。至中世則或不然。如醜翻朱雀高倉之諸陵。皆與平地無異。慵齋所稱信然。朝鮮成慵齋稱朝鮮崇奉佛教久矣。新羅故都招提多

於閭閻。王之第一子爲太子。第二子則削髮爲僧。雖儒林名士。亦皆效之。篤信謂朝鮮王子及儒士爲僧。古昔朝鮮臣服于我邦。而信使屢往來。彼我互所視倣而然乎。何其俗之相同如此。

本邦近世儒者。削髮與僧相同。習而成風。此風寬文元祿之間。漸粗改。今也儒士養髮者多矣。

事文類聚載。唐人初未有押字。但草書其名。以爲私記。謂之花書。事物紀原曰。花押古者書名。破真從草。取其便於書記。難於模倣。典籍便覽曰。今人押字。或用

號。或用他字。不盡用名。非古意矣。篤信云。花書又稱
花押。或謂之押字。此中華之稱。本邦稱判形者是也。
本邦人亦間有用其名者。縉紳家稱之爲二合。蓋草
書於其名之二字也。或有用名之一字者。又有用他
字者。不用字者。倣畫圖樣。是中華所謂花書也。古人
多做豎繪。今人皆用橫繪。其下基皆以一字爲之橫
畫。花押。本邦人號之判形。而判形之稱。於中華之書
所未見也。近時先輩有以押字爲印章者。訛也。

中華獨孤信之三女。長生周武帝。次生隋煬帝。次生唐

高祖。篤信謂本朝藤原道長之三女。爲一條三條後
一條之皇后。第四之季女。亦爲後朱雀院之女御。生
後冷泉院。和漢有女之兄弟貴幸如此者。

袁天綱視岑文本曰。肉不稱骨。非壽兆。篤信曰。吾自少
壯。相人多矣。肉多骨小者。徃徃夭死矣。是所謂肉不
稱骨。

陳藏器本草拾遺論溫泉曰。諸風筋骨攣縮。及臄皮頑
痺。手足不遂。無眉髮。疥癬諸疾。在皮膚頑痺。打撲閃
挫。金瘡日久不愈。疥癬瘡痒之症。病在皮膚骨節者。

固宜入浴。或如虛寒症。及有鬱症。痞塞積滯者。雖無效。亦無害。苟無以上之諸症。而入浴者。徃徃疾病增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宜慎而莫妄浴。有熱者。尤有害。不可浴。

古昔所稱猿樂者。以戲謔之事爲長談。或爲歌舞。而能使人嬉笑。如今之猿樂。一闕而後。又別爲戲言。此俳優之事。謂之狂言者。卽古昔之所謂猿樂也。見於空穗物語。源氏物語。源平盛衰記等所記。而可知矣。如今之所謂猿樂歌舞。此近世興福寺俳優之所業。倣古者之猿樂而爲之。非古之所謂猿樂也。

灘字。韻會小補云。瀨也。今溪灘之義。集韻別出澗字。水中沙出也。白居易恬真寺詩。手拄青竹杖。足蹋白石灘。李時珍食物本草註云。巖子瀨。一名七里灘。蓋沙石上曰瀨也。篤信寮字書數種。並未見灘字。有海洋之義。本邦古來以灘字爲海洋者。非也。雖宿儒不知其非。且浮屠氏徃徃誤用者多矣。可謂習矣。而不察也。

古人論詩。以屢變爲佳。愈變則愈進。不變則不進。老杜

且然。况他人乎。蓋變者捨舊就新。漸進而不息之謂也。爲學者亦然。朱子所謂終身主一說而不移。若非上智則是下愚。是所謂不變者也。若夫捨正變邪者。復爲不善變。所謂下喬木而入幽谷者也。

古人爲詩。於所當用事而用之爲無病。苟於所不當用事而用之者爲病。是爲事所用也。故曰。用事而不爲事所用可也。作文亦然。於所不當用事而用事者。苟非誇多則是銜巧。可謂無用之贅言也。妄陋亦甚矣。固其爲學之不精純也。可爲好名之病也。

作詩。如絕句。以後二句勝前二句爲佳。苟前二句好。而後二句弱。或前後不相稱。則可爲拙。是古人之說也。用兵之道。固在先據依乎險要之地。而固本深根。外禦其侮而已矣。然舉兵征遠之方。在我先倡。先倡者在遠馳而行募而已矣。夫衆人之從違無常。特因其偶與不偶也。故遠馳而行募。則衆人從其令而受其制。附其勢而不順服者少矣。其道上所倡各處之將士。咸爲我兵矣。苟有不順服者。則討之而示威。以勵其餘。若坐待敵之乘勢而來侵。則無奮發號令之勢。故

來服者少矣。敵兵之所來，道上各處之人士，爲敵所倡者，咸爲我讎。雖素臣服于我者，不能不爲敵。故衆之從違者，勢而已。古人曰：先則制人，後則爲人所制者，其此之謂乎。如湯武之征伐，漢高之入咸陽，是也。永樂帝之入京師亦然。彼固雖非義兵，然得用兵之法，則一也。如本邦足利尊氏之爲反逆於京畿，與官兵戰而不利，走乎筑紫，其勢猶微。方此時，新田義貞諸將以大兵追討，則擒戮之也必矣。而悠悠曠日，坐待敵兵之來攻，可爲失計也。尊氏在筑紫，馳羽檄而

旁募兵。九州之士，順服之者多矣。其兵勢漸盛，而後兄弟自海陸進來，道上之諸州，景從響應，官兵不能敵之。遂令君王蒙塵，神器再遷。是不先倡之過也。且後年菊池氏之勇猛也，屬志於南朝，振威於鎮西。細川賴之恐其長驅而來，逼于京師，說其君足利氏曰：菊池氏苟自筑紫發兵，而遠驅旁倡，則九國咸服從矣。其所經過道上四州中州，亦恐強半爲敵，則其勢恐不可當。然坐待其來，侵則不可也。不若將軍親往征也。於是義詮從其謀而西征，諸州皆從其令，無爲

敵者。是以菊池不能敵。是賴之之好謀用兵之良也。婆伽羅龍澍車軸雨。唯大海能受。出乎浮屠之書。天台四教儀。國俗謂大雨爲車軸者本乎此。

國俗招神靈而建原廟者。稱之勸請。法華經化城喻品。及天台四教儀。有勸請二字。國俗之言。蓋本乎此。是與文文山別集所載。文山與弟書所謂如骨不可歸。招魂以封之。相似而不同。

外國之人。雖穢腥不美之物。然食之者多矣。此豈非因佳穀之匱乏乎。本邦之人。若類之品物。不屑喫食者甚多矣。豈非曰土地豐穰。佳穀嘉蔬之衆多耶。上世稱日本爲豐葦原瑞穗國。不亦宜乎。異域與我國。其豐歉之不同也如此。是以中華之人。當凶年饑歲也。餓孳盈野。本邦則雖凶年不至如此。其餓孳者稀有爾。縣吏之輩。以所稀有之寒餓。不能賑而活之。而曠其官職。惟豈非有司之不仁乎。

本邦之俗。父及兄弟族人。死爲骨骸。而不能辨其真否。則刺我身出血。而瀝彼骨骸。而可能辨其滲入骨。異族則不然。以此試之。無有違者。國俗謂之血合。此即

甘雨亭叢書
同氣相求也。理或然矣。顯昭法師亦言此事。案通鑑載梁武帝納齊東昏侯寵姬吳淑媛。七月而生豫章王綜。後淑媛告綜。綜由是自疑。俗說割血瀝骨。滲則爲父子。綜遂發東昏侯冢。并自殺一男。試之皆驗。遂叛梁降魏。爲東昏侯舉哀。服斬衰三年。此可謂和漢相同之說也。

爾朱榮之討葛榮也。以人馬逼逐。刀不如棒。勅軍士各置袖棒一枚馬側。至戰時。不聽斬級。以棒擊之而已。分命將勇。所向衝突。号令嚴明。戰士同奮。表裏合擊。

大破擒葛榮。是可謂用兵之良法也。篤信意昔用棒之法。使戰士每一人杖一棒。此臨戰可令振之橫拂之引而在己。勿令棒直擊而在敵。苟令棒在敵身。則爲敵所奪。不如無棒也。蓋以刀斬甲。則不能傷。只以棒者能令破碎而敵不能當。故至戰時。用刀不如用棒。其所向搏擊。令敵敗走。則雖不獲首級。是爲勝兵。是亦可爲一時之良法也。

飲食之美者。脾胃之所喜也。其不美者。脾胃之所惡也。其所喜者。其品有九焉。喜甘。喜芳。喜溫。喜熟。喜潔。喜

軟喜臧喜鮮其所惡者反此焉而偶有喜生冷喜酸
辛者此由時令之熱與合食之宜使然而已非其喜
之專而且常也故能養脾胃者在順其所喜違其所
惡然不節之以度則雖順其所喜亦却損傷耳惟以
其所養者害之也然則養脾胃之道雖順之為先而
以節之為可尚而已矣

皇明通紀建文皇帝之臣景清及建文闔宮自焚。覬知
其出亡也。猶思興復。乃請上自歸。上者謂永樂帝也。上喜曰。
吾故人也。卽厚遇。仍其官。清自是恒伏利劍衣衽中。

一旦事覺。遂遇害。篤信謂世俗傳言平氏之臣惡七
兵衛景清欲刺源賴朝報君仇。事與此相類。而其名
亦偶相同。可謂奇事也。景清欲報仇於東鑑無所見。然世俗所傳如此爾。

皇明通紀僧道衍為燕王之謀臣。後為太子少師。復姓
姚。賜名廣孝。亦終不蓄髮娶妻。居止多在僧寺。篤信
案本邦豐臣秀吉公之初起時。有安國寺僧惠瓊者。
自毛利家出。而遂為秀吉公之謀臣。而輔佐軍事。甚
蒙寵遇。采邑頗多。亦不蓄髮娶妻。有和漢相類如此
者。

胡致堂讀史管見乃嶺表所作當時並無一冊隨行只是記憶所以其間有抵牾處本邦南朝源親房在常陸州關城作職原及神皇正統紀等書亦無一卷携往唯記其嘗所識而已所以間有差誤也此亦倭漢相似之事

歐陽永叔日本刀歌外集四卷載之司馬溫公傳家集五卷亦有和錢君倚日本刀歌其詩與歐集所載大同小異蓋島夷二字溫公集作昆吾與之居居字作俱先王大典載夷貊此句作嗟予乘桴欲往學繡字作鏞其餘皆同

本邦濱南海諸州往往海潮沸溢沒倒廬舍蕩失苗稼人類多溺死或十數年一至國俗謂之津浪如北海諸州無之嶺表錄異記謂之沓潮又爲海翻爲漫天中華亦瀕南海處有之然前漢元帝之時北海水溢然則北海亦有時而溢

野外之鬼燐其色青亦其形如炬聚散飛行所謂火之怪曰遊光者是也又有冢墓之鬼火不移者是諸血之燐光也別有狐之爲妖而如炬者

墨客揮犀。宮殿有魚尾形。尾指上者。本邦亦有之。俗名志也。知保古。是海魚之名。其在棟角也。尾指上。又曰。不知何時。易名爲吻。狀亦不類魚尾。演義作鴟尾。原是蚩字。是海獸能却火災。是亦本邦有之。俗名鬼尾。與魚尾別也。

釋氏要覽所謂如意者。本邦謂之麻姑之手。蓋刻作人手。指爪之形具矣。手所不到。用以搔抓者。如人之意。故曰如意。

韋昭云。外夷書皆旁行。篤信曩問之長崎人。其言亦然。外夷用華夏之書者。本邦及朝鮮。毘子琉球等數國而已。而各國皆有國字。如本邦之有國字五十文然。東國通鑑曰。國俗於端午時。市井無賴之徒。群聚通衢。分左右隊。手尾礮相擊。或雜以短挺。以決勝負。謂之石戰。篤信曰。昔本邦亦有石戰。京師及諸州。往往有爲之者。皆於端午日。近年有制而止。國俗謂打餅。本邦謂水皆曰江。不論其大小。蓋自古而然。攷之中華之書。江水出岷山。又有三江九江。皆爲水名。字書曰。又川之大者。皆曰江。然書之註。江以南凡水。皆呼以

江。宋景文筆記云。南方之人謂水皆曰江。是倭漢同稱也。

祝允明語怪曰。弘治末。太倉民家生兒。兩身背相粘著。兩面向外。其首如雀。其陰皆雄。篤信聞寬文末年。我鄉有棄兒者。與允明所記蓋同。世間有物怪如此者。境地之隱顯。徃徃繫於人之賢否。雖佳山水。或古來隱晦而不彰者多矣。蘭亭盤谷因王右軍之記。韓文公一之序而始顯之類。不可爲少。是亦有數而存歟。

舊事紀第七卷。神武天皇四年二月。于時皇輿巡幸。因

復字可疑

登腋上嶮間丘。而廻望國狀曰云云。猶蜻蛉之齧吐焉。由此始有秋津洲之号矣。昔伊弉諾尊曰此國曰日本浦安細戈千疋國。磯輪上秀真國矣。復大己貴大神目之曰玉墻內國。及至復饒速日命。乘天岩船云云。故因目之曰虛空見日本國。篤信謂此皆稱大和國者也。非揔稱日本之号。然古昔京師在大和國秋津洲。故稱日本物号秋津洲。猶中華以其京師所在。爲天下之号也。

古人之用藥治病。惟用一藥。或用二三味。品數不多。故

治病專一有功。病去則捨藥不用。唯用穀肉菜果。保養之而已矣。是於攝生之理爲得宜。夫藥物皆是偏勝之氣。雖參朮甘。無病則不可用。況其餘麤獮剛烈之物乎。後世用藥品數多。每至十五六味。攻補兼用。寒溫雜施。故藥力不專。治病少效。少效則用藥日久。其偏勝之氣積久。而傷胃氣不少。不如不用藥之爲勝也。

契丹宋時比狄之号也。元時号鞑韃。今号韃子。契丹僧行均撰於鵲龕手鏡三卷。篤信謂看此書則契丹亦用華字可知矣。吾昔於京師看此書。頗似古今韻會。蓋字書也。

韓退之說猫相乳。而以爲感於所畜。然此猫之常性。往往若是。不足以爲異耳。司馬溫公猫臚傳。亦言猫愛他子。而與己子並乳之事。夫猫者不仁之獸也。而其性如此。蓋物各有所長而然也。

心閑手敏者。執技者之所貴也。非心閑則不能運思。非手敏則不能施技。然非習熟之久。則何以至于此乎哉。

和漢故事相類者。徃徃有之。晉王厥之敗。沙門曇水匿其幼子華。使提衣囊自隨。津邏疑之。永訶曰。奴子何不速行。搯之數十。由此得免。本邦源義經潛行過北土。到富樫氏門。時關吏疑之。其家士辨慶以杖搯義經。因茲遂得免。此事和漢相類。

宋人語錄多用俗語。是其當世之言語。故平日對人之說話。皆用之者宜矣。當時記其語者。亦隨所聞而錄之。固當如此。然近世人作文字劄記。言語多用宋人之俗語。是何謂也。可謂習而不察也。今欲輯錄言語

者。不可用宋人之俗語。只倣習論孟春秋傳諸書作文字則可也。是古今宜通用之文字。且萬世而不可易者也。如古註疏程子易傳胡氏春秋傳朱子四書易詩等諸解。其呀自作。亦不用時俗之語。是皆可爲法。

下學集以鳥居爲華表。是無警之言。後人效其尤而曰。循者多矣。可謂習而不察也。蓋鳥居是神門。本邦神門之制。與華表不同。華表非神門。其制亦異。尸子及崔豹古今註所言可見。大率本邦本自有制度者。是

本朝之令典。與中華之制度不同者。不可強牽合。吾邦書生古來。作為文章。命名之間。往往與華言牽合。附會者多矣。可謂固陋也。

江有記。朱傳曰。水決復入曰記。爾雅疏曰。凡水之岐流。復還本水曰記。篤信謂本邦諸州亦處處有之。曰合渡。如濃州岐阜長柄川岐為兩派。下流合為一。謂合渡。是也。

水火二物。有象而可見之物也。然無形質而不可把持。與木金土不同。然五行之中。此二者人之所日用。甚切乎民生。不可一日而無之。超過于金木土焉。水德有二焉。洗之一也。滋之一也。蓋洗之者取其潔也。滋之者取其浸潤也。火德有一。燂溫而已。蓋火之所以前煎炙炮炒者。皆煖之也。古人謂凡屬水者。皆有兩。北方玄武神為龜蛇。人身有兩腎。知之實知而不捨。亦此兩義。冬之德為貞。貞有終。萬物始。萬物之生理。謂屬水者皆有兩。者。亶然。

四書正解字畫辨訛曰。道字從辵。省作辵。凡之繞。放此。篤信案俗謂從辵偏字。命之為之繞。蓋以辵之字相

似名之也。

國俗以抄錄稱爲拔萃者非也。蓋拔萃二字出于孟子。朱子曰。拔特起也。萃聚也。特起于集聚之中。意傑出乎群類之謂也。非抄出於其精要之謂也。大率世俗習而不察。依舊固陋而誤用者多矣。所宜察也。

楚辭天門篇曰。日安不到。朱子註云。夫日光彌天。其行匝地。固無不到之處。篤信嘗聞之矣。紅夷之人。能航海遠遊而窮八荒。謂北方極遠之處。有半歲爲晝半歲爲夜之地。蓋半歲日光不到。此爲夜國。見地毯圖。

而可知矣。蓋宋時未有此議論。故朱子說如天門。又曰。焉有石林。朱子註曰。石林未詳。吾泛覽於中華書。有稱石人石橋石鼓石鏡石狗石牛者。未見石林者。今觀近江州石山。其岩石之叢立。恰如林木連並之形狀。是可謂本邦有石林也。且如紀州高野甲州身延諸山。墳墓甚多矣。有巨大石碑。群立其上。不知幾千萬。此亦庶乎可稱石林也。案本草珊瑚生海底。五七株成林。謂珊瑚林。此可稱海底亦有石林也。盛年之時。夢寐少而間思雜慮多矣。不堪紛擾。而難排。

遣。是血氣方壯。心力盈溢而然。雖程門諸子。亦不免有此患。宜乎衆人多此病也。然而亦壯歲之事。到衰晚。則血氣虛耗。心志無力。不用除却。而自無此患。若夫衰老之身。思慮少而雜夢多矣。恍惚而不分明。不堪紛紜。夢覺後難記。雖記無道理可語者矣。非如周禮所謂六夢之類。且非後日之事。有兆朕。而先入夢。又無因所感而夢。唯衰病精神無收斂而紛亂。且多痰塞氣而然。老弱盛衰之不同如此。此由血氣之強弱而然耳。程子謂夢寐顛倒。卽是心志不定。固當如此。然老病少氣多痰者。亦不免有此患。然則此非繫心痰。雖君子亦恐不可奈有此病耳。

莊子曰。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林希逸註。莊子。徃徃以宋儒之所見而解之。與莊子之意相乖戾。

宋儒之論老莊甚嚴刻。誠當有以也。然徃徃枉寬。而有與彼之本意不相合者。彼徒之所以不心服也。

暮春之時。景氣艷麗。一歲中古人以是爲最者。固宜乎哉。然而此時餘寒未退。霽雨亦連綿。得晴景常寡矣。徃徃累旬不能出門戶。湮鬱曠日爲多憾。唯首夏之

天氣餘寒既去。初暑未來。晴色可愛。草木繁美。風光舒暢。其景氣甚可人意。稱爲清和。不亦宜乎。且此月也。日長而不久雨。內外之事易成。最宜乎行遊。逢此良辰美景之時。優遊可喜樂。人生一歲之中。可爲得志之時。李夢陽曰。四時之景。莫如初夏。此言最可爲當也。

小松內府重盛憂其父清盛之驕惡。屢諫不見聽。不可若之何。於此乎慮其家必亡。詣熊野神廟。祈先父而先。歸後偶薨。案左傳成公十七年。晉范文子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大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柳宗元。誹范文子不知命。誠是也。如重盛固是善良。彼苟不死。則平氏之亡。亦未可期也。然先父祈死者爲不孝。請神求死者爲不知命。蓋質美而不學。故不知其非也。可惜哉。

一家言者。笠翁公李漁之文集也。有龍燈賦。說龍燈之事云。何物神龍。化爲祝融。逃乎水族。宅於火中。忽通疑電。遠眺猶虹。明月失照。晴霞斂烘。云云。或蟠或伸。

條行條止云云。尾曳曳兮珊瑚。篤信曰。本邦琵琶湖及諸州海中。徃徃有龍燈而見焉。殆如笠翁之所言。海人稱之謂海鵠魚尾。蓋其尾長形相似也。

啐啄禪林寶訓音義云。啐啄如鷄抱卵。山鷄欲出。以嘴吭聲。曰啐。母鷄憶出。以嘴嚙之。曰啄。作家機緣相投而解。亦猶是矣。篤信案字書無此說。

靈樞陰陽二十五人篇曰。九年忌下上。人大忌常加七歲。十六歲。二十五歲。三十四歲。四十三歲。五十二歲。六十一歲。皆人之大忌。不可不自安也。感則病行。失

則憂矣。當此時。無爲姦事。是謂年忌。張介賓類註。此言年忌始於七歲。以至六十一歲。皆遞加九年者。蓋以七爲陽之少。九爲陽之老。陽數極於九。而極必變。故自七歲以後。凡遇九年。皆爲年忌。篤信謂國俗稱厄年者亦似之。

本邦古昔民俗蒙昧。迷邪說而不曉其非。習其土俗而祭妖神。用人爲牲者。徃徃有之。或老狸精假爲神靈。而貪享人牲。而人不察焉。時時爲彼見欺者有之。近世民俗知其非而止。案春秋僖公十九年。邾人執鄆

子用之。左傳云。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是和漢同弊也。復諸州神祠佛寺。孟春捕行人。面縛繫足。打撻爲追儻者。處處有之。是舊習惡俗。至今不輟。

拜神不可合掌。合掌而三拜者。西域之人。拜佛之禮也。中華之禮。拜則上左手而再拜。本朝之禮。亦再拜。中華後世有四拜之禮。所以重再拜也。本邦亦有兩段再拜之禮。

周禮春官宗伯九拜。有振動拜。註鄭大夫云。以兩手相擊也。疏云。今倭人拜以兩手相擊。蓋古之遺法。篤信謂本朝所謂拍手也。

中夏之人比之吾邦不仁。好食人肉者。古來多矣。軍中以人肉爲糧。以婦人小兒爲珍羞。看歷史所載可知也。左傳莊公十二年。宋人得南宮萬。猛獲皆爲肉醬。如子路亦爲醢。本邦人雖餓死。不食人肉。其天性與習慣。與中夏人不同如此也。

些兒二字。乃俗語。邵康節詩中間用之。意與微字相類。田汝成熙朝樂事曰。除夜更深人靜。或有禱社請方。抱

鏡出門。窺聽市人無意之言。以上來歲休咎。今案本邦鄙俗。婦人有爲之者。

東國通鑑權近曰。孔子刪詩書。斷自唐虞以降。則中國載籍已無可怪之事矣。三國始祖之生。俱與漢並時矣。安有若是其可怪者乎。非獨始祖爲然。闕英之生。脫解之出。亦皆怪而不常。豈非厥初海隅之地。有生之衆。淳朴無知。間有一爲詭說者。舉世信而神之。以傳後世也。不然何其怪異之多乎。篤信竊謂本邦古書記怪異。亦恐與此同意。蓋上世民俗質樸而無知。

故有一談神怪詭異者。舉世信尚之。附會益釀成妄誕之說。後之記事者。亦惜聖學而不察其妄誕。承訛踵弊。漫信而筆之於書。以傳之。後人亦信之而不疑。因循沿襲。迷於後世也無窮。如中華文明之國。記上世之事者。荒唐之言尚多矣。然況於外夷乎。如朝鮮國。上世傳言檀君之事之類。中華日本朝鮮西域其地雖異。其事則同。蓋上世聖學未傳。人文未開而然。予昔疑之。近看東國通鑑所記權近之言。其意亦如此。可謂先得吾心之所同然者也。揚子雲曰。鴻荒之

世。聖人惡之。蓋上世草昧。禮義未興。近乎禽獸。所以聖人惡之也。

唐書刑法志曰。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本朝亦循于唐制。有律令格式之書。其條目亦與唐書所載唐制同。今案令者尊卑貴賤之等級。國家之法令也。格者往日既行之迹。考之可以爲後日之準則者也。式者所當常守之法也。凡邦國之政。必從事於此。三者苟有所違。而入于罪戾者。刑以齊之。五刑其屬三千。不可濫施。故分其科條。循其輕重。用律而行五刑。決其科條輕重。而令無有濫刑。是所以有律書也。

文獻通考曰。宋雍熙元年。日本國僧裔然與其徒五人浮海而至。獻銅器十餘事。并本國職員今年代紀各一卷。裔然衣綠。自云姓藤原氏。父爲真連。真連其國五品官也。裔然善隸書。而不通華言。問其風土。但書以對。上召見。存拊甚厚。賜紫衣。上聞其國王一姓傳繼。臣下皆世官。因謂宰相曰。此島夷耳。乃世祚遐遠。其臣亦繼襲不絕。蓋古之道也。蠟夷海島中小國也。其使鬚長四尺。尤善弓矢。挿箭於首。令人載之而立。

入恐行

數十步無不中者。唐顯慶四年十月。隨和國使至入。
又曰。應神天皇始於百濟。得中國文字。今号八幡菩
薩。有大臣号紀武内。年三百七歲。又曰。倭人自後漢
始通中國。

李時珍云。後世寒食禁火。乃季春改火遺意。而俗作介
推事。謬矣。

格物餘話 終

雨亭叢書

卷八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6011